



1 4  
1555  
175

175  
224



明 14  
號 1555  
卷 175

董漫集卷五

邢州 張舜民 芸叟 撰

賦 題跋 論

長城賦 并引

甲戌之歲予奉詔出使馳驅王路行次懷柔之  
北得古長城焉因感而賦之固以涉獵古今亦  
兼風戒之意云

予昔遊驪山之上得靈臺之遺基今過燕山之下見長  
城之故址自非達觀安能齊萬物而一指予本儒者未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言其卷之三  
免非非而是是竊嘗聞長城之役不獨在秦而已燕趙  
啟其前始皇繕其後西首臨洮東被於海實萬有餘里  
我今所見如東海之一波泰山之一簣西望之而不極  
東循之而無際停驂緩轡獨立而喟徒觀其隱若壞塚  
屹若長隄荒煙蔓草日落風凄豐狐之窟屢易宛之  
徑多迷下有朽骨旁有斷杵曾未知何鄉之人誰氏之  
子非閭左之丁男則關東之獄吏當是時也蒙江蒙郡  
之方造陳勝項籍之未起爾胡不採芝於商洛  
桃於武陵溪裏養浩食和長生久視胡爲乎

形容憔悴之如此也其後百有餘歲孝武皇帝閱  
之阨憤冒頓之書赫然發怒慨然下詔奮然興師已  
于於大漠之北闢亭障置烽燧出長城於千里  
非城之功又數百年五胡分擾邊馬飲江氈毳  
洛鳴鏑鬪於上林此非城之罪及乎周隋至於  
我出而彼入將屢勝而屢敗莫不火滅煙消土崩瓦  
碎罄虜恥兔亾蹄在城若有知應爲感慨方今遐方  
丙百蠻冠帶指乾坤之闔闢以爲門戶盡日月之照臨  
以爲經界戴白之老不識兵革垂髫之子盡知禮節庶

三書地身卷五  
矣富矣震盈豐大求之古先莫與京對在易有之萃以  
除戎器戒不虞既濟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儒館先生  
稽首再拜不敢多陳伏願聖神念斯文而爲戒

火宅賦

并引

直言之不能信故借外而諭之正理之不能奪  
故指物而譬之孔子謂能近取譬爲仁之方孟  
軻書大抵以譬喻入人故曰仁人之安宅義人  
之正路釋氏書有火宅舉是皆欲誘人而之於  
善也予竊躓之故爲之賦云

仁宅不能入火宅不能出聚五蘊之幻材依三界而建  
立其宅朽故土穿木蠹雖樂居處實同暴露寢食燕安  
不覺不悟哆大矜華誇高逞富金玉滿堂簪組成行珠  
櫛壁房冬溫夏涼地控水陸路直康莊賓客候門趨趨  
傍徨執侍番輩坦腹在床撫挹挨抗婢僕強梁騰蹕躡  
轆車攻馬良耳曠絲竹鼻饜羶薌口爽滋味體倦衣裳  
朝醒暮酣旦取夕忘三槐九棘卵翼揄揚外媼甥舅許  
史金張門可炙手室如探湯春來秋去其樂未央檀槐  
改而不舉回祿監而不釀以致寶臺灑熄武庫騰苙城

門煙塋宣榭熒煌閔池魚之亾及略廢馬之或傷客無  
商丘姚光之賢術靡樊英郭憲之長不取淳于之前識  
寧免牧子之後殃而况名薪積而如山利膏流而如川  
五欲橐籥三塗熾然少自心起倏爾大作肇本中除次  
及堂筵鄰里奔迸雞犬攀緣鬱勃赫曦芬輪轉團煙塋  
彗天煨燼沸泉千雷隱鱗萬電回旋風搏羊角雨洒蝸  
涎凌爲流星散作燎原十里避熱百里聞羶當是時也  
巢居飛揚穴居深藏或熟毛而殺羽或跳竈而乘墻各  
奏生路安能緩步已半生而半死猶或散而或聚頭角

崢嶸腸腹回互齧掣睚肝睚眦噪吹魑夔踣踞鷹鷂拘  
怒吮而含腥飲膏抉乳或闕或潛一啄一顧又有狐狼  
野干焦頭爛額成輩而出鼠竊狗盜瘦形匿影投隙而  
入或袂篋而半焦或探橐而全溼莫不幸災樂禍乘危  
利急厥有居士覩此擾攘迫迕之勢閔茲愚迷顛倒之  
徒內外悲作念思惟我有膂力一身已出顧彼兒女  
火來迫身寂復不知貪著戲弄東走西馳亦復不知何  
者爲火何者爲宅無憂無怖孰安孰危我當作計誘而  
出之於是飾以三車列於門外惟羊鹿牛照耀

女見之喜悅爭取一時走出列於通衢露坐清涼安穩  
快樂得免斯難隨力而受乘此三車而出三界噫嘻此  
乃聖賢方便善巧譬喻之說也居士三車則佛之慈力  
也火宅兒女則三界眾生也此理非有非無非實非虛  
儻言其無終日嗟吁儻言其有故不出走是以火宅雖  
苦出之者少三車雖樂乘之者稀凡百君子勉而再思  
不可不知吾是以區區而賦之云爾

題懷素歸田賦跋

張平子歸田賦懷素草書雍熙閒內出此書俾再裝褙

工人以絹本進入自取其紙本以售於人久之流傳士  
人家既歸於我然筆墨自如無閒滯澗嘗思古之爲書  
自二王已還歷數百年寂無知名者至唐以太宗好書  
故歐陽虞褚同時而幾過之迨唐之末世以書名家者  
多矣然皆不能過貞觀以歐虞爲師祖獨二張草書見  
於開元天寶閒較其歲月前自張伯英以至今日千五  
百年莫能繼者亦可謂之豪傑矣中閒以文章知名含  
華咀英馳騁今古者不可勝數何獨至於書而其吝若  
此哉歐陽虞褚若二張皆吳楚人天之宰物又不可得

致詰也

題仲芮家藏四畫

右宗室仲芮以名畫數種示子且俾予爲書予何足以知之姑發而觀焉其一 大李將軍桃源圖其二南唐李主雪鵲雪雀其三鍾隱鶴隼其四徐熙牡丹桃花富哉一時之奇工美迹也二李見於總章咸亨之間始爲山水畫乃羣工之祖也纖繁蘊密閒以仙靈雲闕羽衣煙霞縹緲龍虎花竹無物不具有長春不夜之景後世俗工非獨不能爲亦不知其學也張彥遠畫記云每作一

畫必先起草按文揮灑今之畫工固無是事也李主天資多藝書本鍾索畫法韋畢筆力適勁若聚鍼鐵故議者謂殆不類其爲人惜乎拙於大而工於細觀之使人歎息鍾徐之迹度越前人得其一技足以爲貴上好下甚風之使然夫是數物者其工可謂精矣二李之迹固不可及如鍾徐輩纔百餘年亂色雖多不復有一人相似者亦可怪也何絕絃投斧之遽邪技固如是况爲道者乎斲輪之歎方信於古人學步之尤尙希於來者

題姚氏家藏畫

今日姚熙州出眾畫唯老子一幀最爲奇古晉人筆也  
老子牀坐從者三四皆土形木質神王如金精玉彩固  
神仙人也其次徐熙花今之畫花者多矣苟取一花並  
張之形色皆奪所謂婢對夫人也又有孫知微五星近  
世之奇筆也爲仙佛者略使之無酒肉氣已足尙矣今  
人畫仙佛唯要紅紅白白乃是世閒富貴之士非神仙  
之質也俗人執筆必爲俗狀以賈俗人授售之閒彼此  
各不知或有淄澠則人舉非之吁百年之後當有鑒者

易論

妙萬物而爲言者道也妙道而爲言者元也天地之大  
不能加於道道之妙不能加於元仰觀而俯察探往而  
知來天地之蘊不能逃也故曰不能加於道道有善惡  
大小隨世污隆並游於君子小人之閒故曰不能加於  
元元也者道之宗萬物之祖引乎百世之上不能見其  
端反乎百世之下不能齊其末始而非始以其有終也  
一而非一以其墮數也非精非氣非指非馬天所以行  
四時地所以出萬物人所以正性命老氏曰無名天地  
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名者元之謂也有名者道之謂



也無名者不可名也古之聖賢擬諸形容象其物宜者多矣至於此不可以名言雖不能名而顧藏身利用在其中得之卽生失之卽死其爲生也大矣乾之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坤之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萬物可資也所謂資之以始資之以生者果何物哉故其探幽而識顯察微而知彰見明則仰之以日月履潤則俯之以江河見資生則知其地力也又烏觀其資始之功哉始不可見况於元乎老氏之言道猶曰恍惚杳冥精物也雖聖人之言易姑曰元而已又曰乃統天

茲義至大使學易者洗心而求之由是知元者聖人之蹟也亨利貞百姓與能焉故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者天之化也能統天之化者惟元乎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凡此皆亨利貞之功也先立乾元之功次言三德之效終著人物之性萬物皆有性性其情者唯君子能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唯聖人能之如下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互爲體用矣文言曰元者善之

長也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善之長况天道也體仁  
足以長人况君道也亨者嘉之會也又曰嘉會足以合  
禮嘉會者時也合禮者朝廷鄉黨之事也君明臣良化  
行於上而格於下天下無犯非禮三代之盛皆是也利  
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凡言利者有徇焉爾  
徇利而忘義則爭端作唯義之所以爲利者先義而主  
和先義則利物也主和則天下莫能與之爭湯武是也  
貞者事之幹也又曰貞固足以幹事自無名而至有事  
其漸可知已幹大患濟大難唯堅貞幹固者能之參之

以權挾之以霸危而克存顛而克扶皆可也期於濟事  
而已復何嫌哉故孔子文言不以乾加元直曰元者善  
之長明雖乾之大不能加於元用之周而不能亢於體  
故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前  
言用九天德不可爲首此言乃見天則申明用九之義  
也孔子以乾之六爻三復重言之聖人之意深矣夫天  
下之勢陽乘陰尊臨卑賢役愚此禮之常也兩貴者則  
不能相事兩賤者則不能相使彼乾陽物也九陽數也  
以陽用陽則孰爲受制以貴事貴則孰爲祗役故必以

乾元乃可用九九既爲用則天下之法較然可見也孰  
爲天下之法則用九天德不可爲首是也其功如是彼  
亨利貞者疇敢往參焉然雖不若元之用九其與有功  
焉皆由此出矣王弼曰治眾以寡制動以靜又曰大衍  
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者以無者爲之主  
也無者爲之主則有者爲之用皆此義也卦具四德者  
有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也坤之利牝馬之利建侯  
至於諸卦各因其德唯乾不言所利孔子曰乾始能以  
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以言天之道無所不利

也屯者有雲雷無膏澤陰陽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難  
係乎全濟也君子於是經綸焉隨說以動而天下皆隨  
天下皆隨未明乎正邪也必大亨以正乃可也臨至于  
八月有凶七月陰陽均八月陽衰而陰盛故曰至于八  
月有凶然下有剛果之臣上有知臨之君陽有進長之  
象故曰消不久也无妄天體在上不與物相接在下者  
可以妄矣或有剛而動者內爲之主物是以不敢妄故  
曰非正有青物與无妄革以象成者也已日乃孚然後  
元亨利貞悔亡然初無四德者安能致信於民而無悔

哉徒信其成事而不見其四德之固有也革與睽同體而睽不具四德者以柔進而上行柔進而上行所以小事吉也革與天地四時同德湯武同功異乎睽矣王弼曰凡卦具四德者則專以勝者爲先故曰元亨利貞也其有先貞而後亨者由於貞也容有亨利貞先於元者乎弼之此論未爲確也然常究之卦具四德者必從曰大亨以正四德者本也大亨正者事業也本原其始也事要其終也聖人行法如是所期事遂而遠災保常而免咎舍此則凶吝隨之矣凶吝不能免亦何有易

畫境集卷五



若毫釐則陷平民於有罪生死見之於目慘怛形之於心俛而深思苟不以靜勝之則不能安也非惟所職之爲然也憂亦有之吾君吾相游巖廊之下廟堂之上攬天下之萬務紛然有不勝理者則禮樂刑政安危治亂繫之於身將帥之士總師旅之眾奉征伐之事壁壘疆場兩軍相持必有譎詐之謀閒諜之士以往來疑恐於其閒則千萬人之性命寓之於一人心斯二者之際苟不以靜勝之則不能全也故因其所居及其所職因其所職及其所憂自一室而及天下故曰天下之事非一

不靜則不能勝也齋有喬林脩竹冬榮夏實沂泗澗漪禽魚萍梗之戲可以悅目經史山積圖畫左右彈琴詠歌逍遙永日可以樂心居雖不寬裕如也然所謂靜者其在於地乎在於人乎在於端居默坐終日無事而已乎由是言之不在乎地而在乎人不在乎人而在乎平心也

州亭口馬氏復田業記

幽城之西一舍之地涇洛之會同關隴之趾踵有墟曰亭口卽古所謂幽亭者也有馬氏者實長其聚落然其

言地志卷六  
產不及中人而常於士之有文行者屈致以禮使其子弟事而學焉當是時馬氏甚得譽於鄉人其學者有曰錫者曰房者於予之齒比肩也一日邑令語予曰宜祿之民無良生齒之籍二萬有畸兄弟同居者止馬氏一家君子由是知馬氏不獨謂之好事而友悌之行有過人者於所居之東有梁山之勝鑿山引水時稻稷開池沼菰蒲菱荷橋約亭館鷗鷺之飛翔龜魚之潛躍春華秋實茂林脩竹回環於數里之間行者止而不去居者樂而忘歸亦莫知其爲江湖之大鄠杜之曲其後予游

宦三十四年以事之涇源再過其處漠然無所覩惟荒草野田而已詢之居人則曰券數易矣業屢改矣罷於力役弊於凶年當時青衿子佩之徒或爲兵而徙邊或爲農而易縣獨生錫者出枯槁憔悴殆不可識相與把袂歎息而已歲在戊子予再過其處流者滿然溜者淵然爲苗者茁然爲植者蓊然耕者歌漁者泳柴荆之往來雞犬之相聞前所謂飛翔潛躍之徒復集於其處恍然無異於平昔又激水爲磨以紆鄉人之勞伐木爲橋以利往來之涉生復見予曰錫幸而未死盡力而得之

豈期垂老之年復覩先人之業予曰此亦人生之難也  
傳曰農服先疇之畎畝爲國者以復古爲大爲子者以  
克家爲難亡而復得墜而復興求之古人亦鮮有矣予  
後語生曰頗記與子挾書策走博筭解口而泗控喉而  
歌與樵夫牧子接膝而醉爭席而寢子之心力貌顏方  
之當已何如生曰弗如也予曰子之業固已復矣子之  
心力貌顏詎可復得耶言之悲夫屢歎而爲之記

房州修城碑陰記

蜀人大抵善詞筆而少吏能眉山任師中嘗與予言吾

蜀前輩有吏能者唯何聖從陳公弼二人而已小子不  
才敢出其後然師中之言亦自負爾予公子不及識治  
平末年予爲岐府掾是時陳公去岐未久竊嘗訪其行  
事大略馭吏嚴察人不敢欺姦吏不敢欺則良民自安  
堵矣小大之牘罔不經目小則幕府大則自操筆爲之  
常屬紙數幅使兩人持其端提筆歷書之理法皆備  
出人意表官吏以此服之是時蘇子瞻登制舉簽判府  
事實佐公其後子瞻亦自負吏事人或詰之乃曰吾得  
之陳公也崇寧癸未歲予以罪謫居房陵州隘陋無遊



適之地或乘輿登城以縱目獨怪是城轟轟言言而門  
觀隍塹一如邊壘皆有法度因念房居深山中土疎匠  
苦又安得至此哉久之至南門得石表曰修城記乃是  
皇祐中草竊王倫者嘯聚均房聞朝廷自謫籍起陳公  
守房陵所為者道今六七十年矣且諸邊城始非不工  
至六七十年有不圯者乎而茲城獨能如此夫城猶法  
也法者政事之所由守人亡而守不廢者鮮矣故曰作事  
可法皆謂去久之言也子瞻在岐與陳公不相叶竟至  
上聞其來陳公以鄉里長老自處子瞻少年氣剛不少

下子瞻後悔此事不喜人問之於是作陳公弼傳是亦  
補過之言云

四賢堂碑陰記

關梁莅事之三日例見吾孔子於學中既拜堂下又引  
而之東西序有偏坐者四焉其禮如見孔子舜民陰怪  
而問之典謁者曰此所謂四賢堂也敢問賢者為誰曰  
司馬遷王通韓愈柳宗元也前守茲土者既新吾學又  
取蒲人之有聞於後世者設堂侑之意使天下知蒲州  
人物之盛且以勉學者予歎曰河東人物自古冠天下

莫尊於舜莫高於伯夷叔齊介之推莫智於百里奚莫  
辯於司馬遷莫賢於王通莫富於猗頓莫盛於唐莫衰  
於今日至於二裴之功業三薛之學行張說之通才張  
巡呂子臧張介然之死節陽城之敢諫王維司空圖之  
高雅柳宗元韓愈之文章至於宗楚客裴延齡之險詖  
楊國忠妃子之寵遇門閥之家富貴之胄以至於一介  
一節之士立身於當時名聞於後世者不可勝數夫何  
其盛哉觀其條華之所鎮臨河洛之所經會宜有靈氣  
孕奇育粹之不竭如東海之淵泰山之麓其所以為珠

璣金貝榎楠豫章之貨者於茲出焉又何獨至於今日  
空虛索寞寂無人哉且學校之設所以教也教之大倫  
忠孝是也當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雖潔已之童子有  
常之人狂狷之士亦所不棄者欲以教也冉求一賦粟  
將鳴鼓而攻之欲以為教也教者取其材而為教者必  
責其成材則是四賢者皆成材也苟取其文章而略其  
德業則奈何其為教哉吾欲進裴度張巡陽城而退子  
厚以為六數合於聖人鳴鼓之義而患不能故書其碑  
之陰以告在學之徒若後之守土者

代謝衣襖表

冰沙更戍深軫於睿慈袍帶淪恩普延於列校趨承增  
激拜服知榮中恭惟皇帝陛下衣被羣生覆露四海視  
天下以猶已念一夫之子辜坐均安煥之仁遐及疆場  
之旅禦寒風之慘勁豈曰無衣泳聖澤之汪洋皆如挾  
纊能使枕戈之士永肩衛社之心

賀受玉璽表

太平無象神器有歸照耀大庭鎮安萬國中竊以聖人  
之大寶曰位王者之受命於天何以傳流致之悠久若

荆山之璞史籀之文螭紐焜煌龍章飛動以世有污隆  
之數故物存顯晦之時在昔江左之求今出咸陽之市  
唯聖人之在御無羽翼而致前井底土中常有神光之  
夜金繩玉檢行刊舊典以升中此乃伏遇皇帝陛下  
德及淵泉化孚比屋修明五事式敘九圍豈期懷精之  
餘親見受釐之盛望蓬萊之仗邈在於雲中求封禪之  
書必居於身後

投進使遼錄長城賦劄子

臣所伏蒙聖慈差奉使大遼尋具辭免不獲俞允勘會

昨於元祐九年差充回謝大遼弔祭宣仁聖烈皇后禮  
信使出疆往來經涉彼土嘗取其耳目所得排日記錄  
著爲甲戌使遼錄其始以備私居賓友燕言之助今  
聖選辭不免行因檢括舊牘此書尚在其閒所載  
川井邑道路風俗至於主客之語言龍庭之禮數  
以備清閒之覽觀并長城賦一篇涉獵古今兼之風  
謹繕寫成冊副以縑幘隨狀進呈雖塵瀆睿明雅無  
誦訓之學僅得乘輶之昭亦所以見臣子區區原隰王  
事靡盬不遑啓處之意

大尉張公守約墓銘

公爲涇州守涇民有親在而析居者公未至卽毀券合  
石曰無使張閣使來知有此也後有臺而跂者拜於庭  
向之曰孤貧無賴有弟貧富未嘗通假貸今遽見收養  
甚溫由公之政故來謝遂呼其弟詰之則曰見人言張  
閣使獨惡不孝不弟者故爾公曰待我去後復棄兄乎  
曰至死不相離也因厚勞遣之

畫塢集卷七

汾州 張舜民 芸叟撰

柳行錄

丁丑拜雙廟卽張巡許遠祠也宋人謂之五王廟兼南  
 霽雲姚閻雷萬春而爲五也五王廟詩清汴河邊五君  
 子身遏橫流同日死火炎會是及池魚世變安能顧妻  
 子百尺高城不足憑日月所照惟孤誠當其殺身際有  
 念身後名嗚呼伯夷旣死孔子不復生身後是非誰與  
 評

乙酉率建安進士葉浮遊北郭劉氏園園多奇石乃符離土產有丈餘者紺潤詭怪非京師者所擬也

辛卯次洪澤口過龜山寺辛奉議繼至同遊久之寺臨泔水負小山規制莊麗自京師以南寺觀皆不及也乃真廟所建佛殿三牖石曼卿書筆力勁健老僧清悠可語出畫佛一幀自云王維筆制作古妙雖非摩詰亦奇手所為也寺後山脚有石穴以塼塞其戶俗云無支所宅也少南有長源公祠祠下臨水石色紺碧出沒春激可愛龜山寺詩白塔搖搖波浪閒幾多舟楫望禪關

天邊幡影因心動堂上潮音到海還我拔一毛猶自苦

師除雙臂信如閒祥符中斷臂道者所居中流莫怪頻回首直到

江南始見山

壬辰次虹縣虹當為紅漢書所謂紅陽侯立是也訛而不改遂謂之虹城北有湖水廣袤十里蒲魚之饒周給鄰境煬帝幸江都賜名萬安湖比晚與辛大觀以小舟遊定林寺後遙絕湖心可十里至小洲有民居兩三家鷄犬籬落四面渺茫過江渚既歸候都監蘇育供奉問郴州土風云

乙未次泗州同年吳立禮承議相候

丙申見發運副使蔣之奇知州朝奉劉士彥通判奉議  
王純中午閒蔣之奇與通判見候申後大聖見塔上始  
見香煙如霧籠閉四周少頃有物如拳許在相輪上或  
坐或作往來周旋不止每至東南角上竚立至暮不滅  
又自塔下煙霧如甌氣上騰少閒雨作

丁酉早霽以家詣塔下寺號普照王塔在一偏大聖面  
西座開鑰諦觀久之或云所見喜愠大小各異亦有竟  
不覩者塔間貨貝山積謁禮自遠至者常如市閭貝泗

州劉士彥先自睦州通判替還京艤舟宿淮泗閒岸次  
忽遇乞者年十七八目瑩而脣朱光彩可掬劉怪而問  
之異人曰吾賣豆每粒一貫二百文足劉曰吾適無錢  
止有所衣棉襖聊以當之如何乞曰固可也容取豆卽  
以紙一幅於兩乳閒擦摩三轉有烏豆數粒出取一粒  
與劉其餘擲泔水中劉欲吞之乞曰未也又以紙擦摩  
胸腋閒復有菉豆數粒出又取一粒與劉其餘擲泔水  
中劉卽吞二粒畢與所許物乞人笑而不取劉始病蠱  
不能下食卽食如初而益多今劉面色如丹然一歲一

發渴飲水數斗覺二豆腹中如棗大乞人曰後某年復相見於淮西不知如何也 是日登寺閣眺望淮山有如圖畫閣之西南隅有塔影倒垂長可尺許以扇承之影在扇上僧云有時見二塔影也

庚子晚霽與辛大觀涉淮南登山寺會景亭乃見臨淮形勝類蒲關寺後因山嵌爲方丈天然奇制盛夏凜然南北遊人刊誌殆徧凡久居京師厭倦塵土乍爾登舟沿流已覺意思軒豁然汴岸荒疎無可觀覽未有超然清思及出汴入淮始見山水之勝歷目稍曠而適口鮮

繁竟日之閒遂忘遷流之懷也

甲辰入運河艤舟洪澤閒下見比目魚高柳清渠寂無暑氣魚鰕蟹蛤日厭盤飧自是行運河矣辛大觀先行以此走寄同下龜山時舟行篙參差夜投洪澤口訪問失所之不應一日力解至淮陰祠長淮白風浪竟夕起憂疑旦日坐間中聽水朝忘饑清冷見雜詠翁在聞羣呶就柳喜高蔭避橋嫌窄卑涼風吹水面襟袖不假披新整與老鮭登俎輒無遺飽食却思睡睡起復何爲稍厭理文字惟思弄孫兒尙有數舟酒獨酌非所宜好話



不得吐兩日舌如茨舟行雖云樂先後不可期爭如鞍馬閒吟嘯長追隨

己酉至太平興國觀卽唐九天採訪使者廟熙寧中冊封應元係運真君開元十九年兆夢明皇卽此立祠規制宏敞連亘谿谷階廡廚溜水流周環晝夜淙淙有聲元宗手篆殿榜漆牌黑字金銅等身御容元豐所賜殿榜金字又爲髹塗金扉以祕之常不得見又有賜泥金仙衣共三事至爲華爛殿外階下有石一株曰劉仙石扣之卽開劉仙自此出入監宮劉延式朝奉齊州人斷

房十九年辟穀九年方六寸一恬和自處裕如也言人未來事數驗

辛亥同辛大觀遊楊氏園紫極宮皆山陽之勝是日見徐積先輩積山陽人爲學志古養母盡力不置僕妾年四十不婚不仕食飲洗滌力役之事皆身爲之不婚恐異姓不能盡心於母也不求仕恐一日去其親也久之鄉人敦迫使之就舉及應貢入京師以雙輪載母躬自行推葛衫草履行道之人不能辨也治平四年許安世榜下及第未調官母亡遂不復仕窮居山陽衣食不給

凡市買楚人不可受其直積亦不取至有信宿不食者  
淮南學者宗之至路振通判楚州始爲娶妻生子小名  
路兒云

丁巳次召伯埭召伯爲揚州爲民築堰去後思之方之  
召公甘棠焉亦謂之棠堰祠宇存焉

甲子同陳舅遊甘露寺寺俯大江踞崇崗金山焦山皆  
在指掌東眺海門北見揚州天下絕致也李衛公在浙  
西再加繕葺有文饒畫像手植柏佛殿兩牖門菩薩六  
軀世傳張僧繇筆菩薩二神一師子一世傳陸探微筆

與予家所藏天王筆小異庭閒有大鐵鑊僧堂下有小  
鐵鑊二梁天監中所作砌下有石如蹲羊卽狼石也世  
傳孫權劉備據此石以謀曹操前朝題記歷歷皆在主  
僧道敷頗淳固有理學題很石詩江北江南一道兵匆  
匆據石各論情功成與爾遊滄海此語當初是至誠  
是日同陳舅遊延慶寺延慶寺卽劉裕故宅有丹井壽  
丘在焉形勢盤固真異境也

乙丑晚離潤州趨金山寺自南岸登小舟風雨暴作大  
浪如屋出沒於其中此達寺下已見燈矣

丙寅大雨食罷登山頂江中風浪如萬羊齊奔寺在江  
心島上樓殿周而可數百楹松竹疎翠望之如浮動南  
朝人謂之浮玉山其下卽水府也大浪春簸夜晴晝雨  
初若不安東望海門焦山出沒皆在海中也主僧了元  
者頗嫻外學文寶燦然圖畫尺牘好玩之物莫不畢具  
又蓄孔雀能言之鳥數種因徧索古今題詠了不可得  
惟於化城閣棟閒揭介甫兄弟兩詩而已又榜客位云  
官非文侍中才非李太白不請畱題過者莫不大罵北  
人望南方宗門請方必謂人人了達方敢住院匡種旣

習其爲人往往市塵之不若也晚渡瓜洲夜泊運河且  
至舟次金山貽了元詩何年靈鷲鳥飛落大江心石壁  
雖難轉風波不易禁樓臺分左右日月見浮沈便欲歸  
休庇長嗟世界深

己巳徐璣承議上朝奉辛大觀游建隆寺九曲池登大  
明寺塙摘星樓故基望江南山水煙雨隱顯如圖畫酌  
水試茶井在茶經爲第五品建隆寺卽太祖濯征之地  
有御容香火殿九曲摘星皆前朝故迹大率今之所謂  
揚州者視故地東南一角無慮四分之一爾其唐室故

地皆榛莽也 胥浦河在揚州揚子縣一水縈迴南入大江名曰胥浦河一日三潮俗曰伍子胥渡江解劍之所旁有子胥廟觀記之所載使者以像置舟潮水忽至日景方午至今此水有午潮也

己丑立秋是夜風雨

辛卯羣會食于後園

丁酉陸彥回同遊如金陵徐壻承議至

戊戌同徐承議遊真觀因過法雲寺伍子胥廟俯瞰

江山尤為爽豁此點布寨地也至今耕者多得箭

鏃徐見松上有鶴巢乃言昔李樞學士知晉州重葺堯廟俾尉者監督役事廟多古松上有鶴巢及宿枝喬然可愛李每視事後則置酒其傍及府寮并尉仰玩竟日一日尉獨念府公威重每置酒相勞顧鶴巢危綴苟為風吹墮無乃狼籍盃盤又標枝芽蘖不茂何足取觀乃命工以斧悉除之居無何李又至方銜盃仰首則無是二物怪而問尉具以情告嗟歎久之為不懌而罷 長蘆崇福院乃章憲太后為真宗所營制度宏麗甲冠江淮雖京師諸寺有所不及常安五百眾又僮僕數百日

食千人主僧法秀秦州人語論精確持戒嚴整寺之內  
外未始見僧行往還盡日間然如無人者實南方尊宿  
所推尚也

庚戌發長蘆始循北岸行五里許卽絕江至南岸下漾  
口循南岸行數里入新河口王介甫時爲江寧所開新  
河其南有卑麓正類解梁南山稍稍南趣馬鞍山口有  
居民巡檢司復出大江少南循石頭城過清涼寺宛轉  
入秦淮北晚次江寧府始將離真州人多以涉江爲戒  
李長蘆南望渺溟誠懼及放舟乘風不踰食頃

已達南岸介甫開新河以避樂家磯數十里風水甚爲  
行舟之利然夾口土山屢崩歲勤補葺方可經久石  
頭城者天生石壁有如城隅起夾口直至清涼寺金陵  
之爲國大略自孫權城石頭謂之建業卽今之覆舟山  
上也晉宋以來其臺城稍遷而南以就平坦尙在今之  
城北數里之內梁陳因之級李氏所營今之江寧跨踞  
淮水形勢至夢得所謂山圍故國周遭在此不刊之  
句也兵火之迹宛然登覽之間使人悽愴不已鐵塔寺  
在城內天慶觀相連庭中有二鐵塔甚奇制也

辛亥見知府待制陳繹通判何壽昌奉議提刑高復大  
夫通判杜偉奉議范公其會於清心亭  
王子六同年食于府園同年張琬與焉歷徧李氏後苑  
登高齋望蔣山覆舟幕府諸山盡見金陵形勝大率今  
之衙城乃故內也府園卽禁苑 蔣山遇王安上同觀  
上方鍾山誌公塔在鍾山之頂四面皆不相連屬自爲  
一山形如覆鐘蔣山包懷在外迫近方見舊有志公刀  
尺箒李氏歸國太宗取致宮中旣而出付啓聖院塔之  
所奉者非本物也

乙卯遇劉顥宮苑遂遊長干寺登雨花臺高座寺越王  
臺周處臺及昇元寺係寧院長干寺在南門外東枕崇  
崗北瞰城邑自陳梁以來久廢李氏爲散從官營本朝  
天禧中其地數有光怪真廟後營葺之寺後皆脩竹長  
林下上凡數百步有高亭四望又有靈濟夫人祠潭水  
湛然祈雨數應昔高魁得銅像治城張係網得金蓮座  
於江上董城獲大額珠於合浦三物並致於長干寺大  
小適當後有梵僧自天竺至鄴都失銅像中原擾亂因  
渡江至長干見銅像泣涕禮謁卽有光異因言此阿育

王第四女所制坐下有誌驗之果然大業滅陳至武德  
中遷其像於上京光宅寺靈異極多唐末兵火不知所  
終高座寺在長干之南迤邐登陟岡嶺蘭若甚幽大松  
脩竹夾道而起超然出羣岡之上俯瞰都城人物可數  
西望江渚雲水杳然乃金陵絕勝之景吳仲庶作記案  
高僧傳西域帛戶黎蜜多羅晉永嘉中始至中國值亂  
渡江居金陵建初中王導庾亮咸敬信之江左人呼爲  
高座所居曰高座寺至咸康中葬於石子岡昇元寺卽  
瓦官寺在城內西南隅後踞崇岡前瞰江西城最爲古

跡然累朝兵火略無彷彿李氏時昇元閣猶在乃梁朝

物高二百四十尺李白有詩云日月隱簷楹者是也

丙辰雨同劉宮苑遊清涼寺在府城之北石頭之上下  
臨大江後附山麓規制宏敞山勢回合擁抱殿閣盛暑  
清涼因以名之寺自李氏歸朝之後金陵仍大火宮室  
民廬焚毀皆盡唯有小廳乃當時玉燭殿也與聽後修  
令閣二物獨存後苑養中堂卽舊澄心堂故基

戊午率董謀父登賞心亭賞心白鷺二亭相連南北對  
偶以扼淮口憑望煙渚杳無邊際白鷺蔡州皆在其下

亦金陵設險之地也丁晉公登賞心亭以家藏袁安臥  
雪圖張挂之於屏風晉公既去未幾遂亾其圖繼來者  
又以布衣鄧淑所畫寒蘆野鴨圖充之今蘆鴨亦無有  
但紙糊粉堊而已

甲子府中早食晚張琬同年飲于龍興寺所居詩云臺  
城風物已淒淒牢落行人邂逅齊秉燭相看如夢寐片  
帆回首又東西依依團扇秋仍好眇眇青娥恨却低一  
曲琵琶無限意時時閒客思都迷

丙寅同劉宮苑游臺城寺觀辱井三品石三閣遺址晚

就鐵塔寺具食臺城寺在府城內北附城堙隳圯殆不  
堪處卽東宮故地也辱井在佛殿前深可尋丈上加石  
檻紅痕點染若胭脂俗云後主拉孔張二妃入井泣涕  
所沾也石檻上刻後主事八分小字極其精古乃大歷  
七年張署文頗詳爲近年俗人題記刊刻所掩甚可惜  
也又有太和四年篆書可見者數字耳舊聞臺城辱井  
石上有胭脂淚痕久未之信今見之似是淋漓塗抹之  
迹失笑不已因成此句平居已無奈倉卒故難任井上  
痕猶淺水中痕更深問鼇何至此下石爾甘心不及馬



畫地集卷七  
鬼礮猶能致萬金三品石在寺門外榛莽間卽今園苑  
中怪石磊落奇詭各有尋丈一爲鄉中人鑿取之以焚  
灰剝缺爲甚

辛未發江寧出秦淮西南行順風循東南行小夾中左  
面卑麓勢如石頭比比有人煙十里過板橋店地形平  
曠行蘆葦可三十里出夾瀕大江過三山又十里至烈  
山祠卽烈州也王濬庾亮泊舟之所五里過白土磯烈  
山下有響石擊之聲聞數里

壬申旦出大江南岸小山甚秀五里許入慈湖夾東望  
山原高下極類京口有巡檢司以西皆小山臨水可三  
十里出夾行大江趣東岸北夾極闊無異大江過采石  
磯望夫山其下卽中水府也采石卽牛渚磯也乃溫嶠  
然犀照水怪袁宏月夜艤舟之所北對和州江岸極狹  
本朝下南唐樊若水假爲僧徒於此築菴鑿石穴度量  
水面及大軍臨江用以爲橋不差尺寸軍事獲濟焉至  
今石鑿穴尙存

丁丑登大信口出十許里過碣石磯風逆水急舟行極  
力循東岸數里過磯卽平行十許里斥岸皆卑麓如壤

城臨水可二十里過薤葉磯 過光寧姑孰堂臨溪上  
制作宏麗江表諸郡無此亭後著李白畫像并十詠詩  
乃李白平生遊詠之地也 西梁山前漢地理志所謂  
梁博望山亦謂之天門山李白有銘鐫于江亭宋沈慶  
之破臧質于此置梁山軍至李建中立雙廟于上南北  
岸各有巡檢司

己卯發蕪湖循東岸而行數里拋西岸中有羣石拱起  
林樾蒼然曰蠟磯其上有若塔屋俗云有道人居其上  
過板子磯磯上紅黃絲花俯照江面花繁而石怪閒以

翠篠正如徐熙所畫者乃知藝之工者皆有本也詩云  
石上紅花低照水山頭翠篠細含煙天生一本徐熙畫  
祇欠鷓鴣相對眠

辛巳發上口行十里許出大江循東南岸淺水五里入  
銅陵夾五里銅陵縣隸池州沿江牽行五里許上口少  
轉西望行過石人磯磯臨江隱起石理如側磚有石拱  
立遠望如人行過此上流坦然不見山阜

壬午發銅陵逆風可五里許出大江南岸皆大山十餘  
里拋北岸少轉而西牽行可四十里復拋南岸次梅根

港江流至此稍狹西岸上下廣輪數十里皆平陸良田  
極類北地東北望九華山見峯嶺勝于池州所見也  
癸未出大江逆風循東岸挽行可四十里入峽口又三  
四里入池州谿口宛轉行陂澤中可十餘里次池州弄  
水亭杜牧之所剗俯溪流望齊山景致清絕人皆採爲  
圖畫亭上石刻盡載小杜詩篇詩云清溪望處思悠悠  
不獨今人古亦愁借爾碧波明似鏡照予白髮瑩如鷗  
江山自美騷人宅鐃鼓長催過客舟惟有角聲吹不斷  
斜陽橫起九峯樓

甲申觀州宅有蕭相樓九華樓蕭相謂復也嘗爲池州  
刺史裴度竇滂皆守此土各有記述州宇前臨清溪規  
制古壯廳事頗雄近歲吳仲庶滕元發皆葺新之江上  
諸郡皆不及也 梁昭明太子以產魚味爲可貴名可  
貴池在江邊洲島之上城無垣壘編竹爲防井邑疎索  
然江山之麗下流諸郡皆不及也物產豐賤北人寄居  
甚多亦生理之便也

戊子羣會于蕭相樓是夕中秋八月十五日夜清溪舟  
次詩云清溪水底月團圓因見中秋憶去年旱海五更

霜透甲 郴州萬里桂隨船 昔看故國光常滿 今望天涯  
勢似偏 只恐姮娥應笑我 還將雙影對嬋娟

己丑與沈遼飲于齊山觀理浮橋謁余為齊山橋銘并  
齊山有徑坑附寺之背深可尋丈闊倍之有事于山者  
越此乃可涉木久朽腐中間經游者病焉元豐癸亥仲  
秋沈遼施橋張舜民為之銘曰阻不在大歸于閔利不  
在充志于通措此以往嘉無窮齊山在州城之南隔清  
溪可二里許背溪之陽不與大山相連東西可數里南  
北纔一里高可百步石色紺碧稜角隱顯百怪千狀正

似人家所畜太湖石也竹木叢生其上有如塑畫寺居  
其陽山有二十九洞左史石燕白虎七頂觀音崑小九  
華紫峰其著也乃李白杜牧及唐人素所遊息之地刺  
史齊照日居其中因以名焉左史在山東首自南麓緣  
山蹊可一里餘越嶺北下穿石罅石頗奇怪磬折入洞  
十步許稍低匍匐尋丈間又儻壯丈餘乃出一穴忽見  
天日四壁削高可二十丈渾如甑形石色如黛女蘿繆  
葛徧其上亦名小洞天北崑有刊志會昌六年刺史杜  
牧建安張祜書石石燕左史之西越嶺少下北崑如覆

孟可容百人有穴西出晝日石燕飛翔然捕者莫能得也左史已爲沈疃所購石燕方數未售遼曰不過三數十緡可得爾欲予售之白虎洞有石如虎蹲人不敢近也

壬辰移舟出清溪次池口有人煙稅場距城四里許兩邊長松夾路云九里松也

乙未微雨無風牽行可五里出夾入大江循西岸二十里至將軍堰拋東岸入雁翅夾下口次上口是日逆風可行六十里雨至夜北有小龍王廟西對皖口卽舒州

路也

丁酉行東岸勢類石頭城忽然天氣翳黑自北而南時頃開朗可三十里過祝家磯東流縣磯極爲險惡是時秋深水落在夏潦最爲難上

己亥行山夾順風夾合大江東岸山小而近尤爲秀拔西岸淮南界極望平曠過烽火磯山勢特然高茂乃南朝於此置烽火以通上流征鎮也

甲辰羣會于庾公之樓在衙城北庾亮鎮潯陽經始其事廢興久矣近歲祖無擇頗葺新之俯瞰江溢南望廬

阜北窮夢澤乃江國勝絕之地前人題之繼韻甚多罕見于今但比歲數篇而已

畫墁集卷七

畫墁集卷八

邠州人張舜民芸叟撰

郴行錄

丁巳泊鎮岸自入龍峯港趣蘄州四十里港口依山有寺叢翠可愛

戊午發蘄口順風瀕東岸行臨岸皆小山培塿可二十里拋西岸可三十里過新野夾上口又五里過道士磯散花洲舟過磯上風勢方急為山所轉帆或倒掩船即回旋久之方能整行惟此與馬當山有風乃山勢使然

也

辛酉晴風逆循北岸牽行可十餘里過巴河口北岸無山平曠南岸培塿童禿又十里至菜園步以風止此距黃州五里南岸下江中有石如伏牛曰節度石舟人云或者重載而下此石往往觸而覆之謂節度者戒之也壬戌早次黃州見知州大夫楊宗通判承議孟震團練副使蘇軾會于子瞻所居晚食于子瞻東坡雪堂子瞻坐詩獄謫此已數年黃之士人出錢於州之城東隅地築磯乃周瑜敗曹操之所州在大江之濬北附黃岡地

形高下公府居民極於蕭條知州廳事敞陋大不勝處國朝王禹偁嘗謫此

丙寅招蘇子瞻遊武昌樊山山之巔有郊天臺卽孫權卽位郊天之處食罷移舟離黃州泊對岸樊溪口蘇子瞻以舟涉江同詣武昌縣縣在樊溪之東隔樊山五里許卽吳之西都有吳王城同縣令李觀佐吳亮嚴屹及子瞻諸人遊武昌樊山步出西門涉寒溪迤邐步上凡兩寺在山中景致幽邃下寺有觀音泉澄澈可愛丁卯會食李令宅射于縣圃蘇子瞻言近獲一魚似鮎

而四足能履地而行不敢殺復縱之江中或曰此鯢魚也 鄂州城卽孫權所創與潤州子城金陵覆舟山城武昌吳王城制作一體皆因山附險止開二門周環不過三二里乃知古人爲城欲牢不欲廣也

丙子會羣登石城最西臨江卽黃鶴白雲最東卽頭陀寺寺與樓下枕大江對瞰漢陽江中卽鸚鵡洲黃祖沈禰衡之所上接湖湘下臨沔漢乃古今絕景也白雲黃鶴樓者取費禕上昇之地仙洞尙存禕始乘白雲而去久之復乘黃鶴而歸也自漢口少南卽故漢陽軍軍今

廢爲縣軍西附城有山渾然獨起卽大別山禹貢所謂過三澁至于大別也

戊寅陰早率檀宣義遊魏夫人閣觀在廟之西南山麓少上半里許據大石作屋規模頗狹閣上爲二女人像云麻姑魏夫人也夫人晉魏舒之女故嘗嫁爲王氏婦生息男女旣而學道升仙列仙自有傳閣前有二石相重上石如荷菌形可半閒屋謂之乘雲化石下石如棋盤爲上石所壓而破分爲二相著處才可數寸下臨溪望之如墜至爲危險以碗酌水置之石上一指微按之



水卽動搖以兩手極力推托水復不動傳云魏夫人與麻姑自麻姑山乘此石飛空而至又云乃所乘之雲及地而化爲石也

乙卯夜雨至旦少霽解舟順風西南行十餘里過五家洲江流兩山之間勢尤偏狹而水急非迅風不可上又五里過雷家步石岸有寺名兜率云韋宙所建

庚辰雨雪循岸牽行宛轉二十餘里過思塘鋪有廟曰思唐相公不知爲何神也

癸未循丁家洲北岸牽行可二十里過昭坎爲正南行

少閒風作西北來勢橫擗岸吹使船側可二十里次茅州湫居人云舊無此湫昨六月內一夕無風但水滙所成昨夕丁家洲夜半水發浪急崖崩舟人云下有蛟虺所作也然自鄂以南江無完岸

丙戌觀萬石船船形制圓短如三閒大屋戶出其背中甚華飾登降以梯級非有大風不行錢載二千萬貫米載一萬二千石次岳州日方辰已閒行一百二十餘里見知州大夫黃休晚登岳陽樓卽岳州之西門也下臨湖水北望荆江自西北流東南至岳州城下與湖水合

而東流始爲大江凡絕湖而西南趨鼎澧西北趨荆峽  
一湖之間分此四路也每歲十月以後四月以前水落  
洲生四江可辨餘時彌漫雲涯相映日月出沒皆在其  
中望水中如覆斗者卽君山也岳州西南山勢如覆舟  
東連眾山而孤絕山之南卽石橋港舟行緩急避風之  
地

辛卯登岳陽樓樓有牌極大乃前知州李觀所記呂洞  
賓事迹李先知賀州日有道士相訪自言遇呂先生誦  
其過岳州詩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始

亦不知其由其後李爲岳州有白鶴寺僧見過道呂先  
生題老松詩與道士之言相符呂憇於寺前松下有老  
人自松梢冉冉而下致恭於呂呂問之爲何乃曰某松  
之精也今見先生過禮當候見因書二絕句於寺前壁  
閒獨自行兮獨自坐無限世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  
精分明知道神仙過又云朝遊百越暮三吳袖裏青也  
膽氣麤三入岳陽人不識醉吟飛過洞庭湖郡人亦有  
亭名曰呂仙亭云據圖誌岳陽樓經始於張燕公終唐  
之世屢圯皆完葺慶歷中滕宗諒謫守始大加增飾規

制宏敞甲冠上流取宋梁以來所題詩記刻石于夾樓  
王辰羣食於岳陽樓坐客有楊維承議者乃鼎州人能  
言武陵桃源之事桃源前後上昇者凡六人一洞天二  
福地桃源觀有二鳥自晉太康以來見之馴擾山林中  
中間改換可知也然二鳥如故其餘鳥雀服之每有  
遊人貴客未及數十里鳥已先報之近歲爲人獵去其  
一卽時復有一鳥充之天慶觀木柱上有謝仙火三  
體兼篆隸皆倒書入木至寸筆畫雄勁非人力所能  
爲莫究其端或云永州何仙姑能道幽隱事因走人

具事致問旣還報云此雷部中火神也兄弟三人形質  
如墨然其長各不過三尺此用鐵筆倒書也旣再使人  
就書驗之一如所報天慶觀西廡有石刻二詩詞致清  
婉其道人云至道中有賣墨人儀狀雄偉嘗此遊息一  
日于扉上題詩二絕句而去或云呂洞賓所書也郡人  
爭刻之以治病今字字刻深寸餘而墨跡不滅  
癸巳次晚洲洲上平廣土壤如北方居人止一兩家自  
朱洲之西水中處處有三石形如壞塚土人謂之黃牛  
石出沒水中頗爲舟船行旅之患過者避之行次晚洲

有詩云臘月遭霖雨孤舟熾暮灘數聲歸雁斷半嶺野  
梅殘無復論偕老何時展急難江湖臥周歲此夕最難  
安

甲午早發岳州自東山又五里許過閣子湖口卽澧湖  
也爾雅所謂春夏有水冬無水曰澧也張燕公及幕府  
題澧詩甚多在岳陽樓上順風放湖是時冬深水落港  
浦可辨近東岸向西南行十里許過靈妃廟在東山下  
水次極望甚遠過扁擔山勢如覆舟東連眾山而孤絕  
上有小塔望之巋然曰啞女塔昔有士人女生數歲而

不能言一日涉湖女見塔卽語其父母故名曰啞女塔  
巴陵以南漁者皆用連網罩水中延袤可一二百步有  
如城郭謂之欄灘網過巴溪十里許曰鵝洲以風急止  
鵝洲下

丙申陰晦欲雪岸洪宛轉尙未全出湖中午際風微雨  
作可十五餘里東岸始有人煙曰龍渥水色極深乃湘  
水也有水自東出曰歸義江下入口十許里卽汨羅也  
一水中分南曰汨北曰羅洲上有忠潔侯廟卽三閭大  
夫也東望培塿迤邐林薄曰鹿角巡檢司又十餘里西

岸有沙洲堆阜隆起卽青草廟下有一湖湖之中有此  
洲南名青草北名洞庭所謂重湖也申後次廟下舟人  
展賀大率南行至此北行者至廬舟人皆致賀以其萬  
里江湖至此方係平善也乘舟人當有酒肉之賜廟居  
洲上南向門內一排三殿中曰勸善太師乃一僧像西  
曰安流大王東曰昭靈大王勸善卽泗洲大聖也昭靈  
馬援也安流者莫知其爲誰小碣一乃梁開平中馬殷  
建然堂廡頽圯湫隘爲甚西殿有一鐵鍋可容五斗  
有木刻龍頭三鈕上有字云准宜鑄利州黑龍船

上鐵鍋祝云此二物自川峽流下自湖中泝流至廟也  
廟外有巡檢司居民十數家以漁釣爲業樟木數百株  
徑數圍徧覆洲上冬青可愛是夜船上不敢打更提舉  
舟人云廟中自打更報牌也夜深傾聽亦有所聞青草  
湖旁有朱陵洞亦謂之朱陵仙府有唐人題刻散滿巖  
上歲久荒涼至慶歷中因其地建爲石鼓書院雖略爲  
規制然僻在江郊又三冬寒露學者未嘗游焉唯守將  
之好事者歲時一爲登覽燕游之地黃陵廟卽舜二妃  
塲曰懿節廟庭宇湫隘竹木蒼鬱二妃並坐傍設舜像

馬殷嘗加營葺退之記沈氏師書碑石訛剝更以石模刻之字體多失詩云青草仍殘照黃陵一望中壁書遷客淚簾卷過湖風斑竹痕猶淺蒼梧恨莫窮年年秋水  
上瑤瑟伴驚鴻

癸卯逆風循西岸牽行可五里有江自東南出其大與湘江等曰瀏陽江西岸有廟曰三沙廟曰武威王石刻乃天祐二年馬殷爲馬援建而遠祖之也

甲子晴無風發潭州循西岸牽行艤舟王公亭奠南嶽行祠游嶽麓升中洞真觀謁漢文帝廟嶽麓書院塔院

大抵諸寺相鄰惟升中寺最高宛轉登陟可百餘步門外小溪激射竹木其聲泠然稍稍露石角寺後有法華臺高絕山頂晉僧法崇者箋法華經于此有杉標數本其大如菌云陶士衡手植也王公亭湖民爲王宰少卿所立洞真觀記云鄧固真人上昇之所岳麓書院有孔子堂御書閣堂廡尚完清泉經流堂下景意極干瀟湘升中寺法華臺下有白鶴泉涓涓有聲味極甘冷橘洲湘江中南北與城等有巡檢司僧寺兩三所居民業漁者數百家景物最佳處秦少游死藤州其子護喪藁殯

潭州黃魯直有詩云長眠橘洲風雨寒

丁卯晴無風拋東岸牽行五里許過車子磯西岸有小山又行十里過昭潭其水澄湛如墨俗云徬通江南壬申夜大雨順風行五里許水中多亂石三十里至昭靈灘有昭靈廟凡四灘皆行亂石中而復湍急自三門船上執色倡道皆土人謂之灘子舟人束手一不與焉官舟過者擊鼓呼之卽時來集舟上至昭靈出灘方各捨去在湖中最高險處

西十月朔拋西岸十里許江轉自西來北望武口又

三十里過青山磯臨岸培塿

丙子如岳下出衡山縣西門長松高下夾道三十餘里或云三十里松乃馬希萼所植馬長而無髭遂禱於岳神種松而髭生

丁丑陰朝謁嶽祠退食真君觀謁北門侍郎神位食後率檀宣義登山自嶽西渡小淵以轉軸轎子迤邐挽行路皆直上略無盤曲一轎至十餘夫方可舉而前可里許至石橋亦謂之石梯攀成階級長可二十餘步必履而登之其石每在山之面破路鑿乃能通也其端有小

寺可數楹謂之石橋寺乃遊人憩足之所主僧必具茶  
食又登陟可五里許左之福巖右之南臺寺在福巖之  
下峯側架空爲之制作奇巧殿堂皆板瓦宛轉上下始  
能及輿梁天監中惠海法師始開而居之其後六祖之  
徒惠遷築庵於石上人謂之石頭和尚死諡無際大師  
塔號見裴休書牘尚在庭中有石如案乃無際落髮之  
所龐居士亦曾居之西隅有壽星殿內有木根如龜形  
有水泉涓涓寺眾仰給其源曰洗鉢池亦石頭故物也  
僧維聖嘉州人居此十餘年質重可嘉

戊子兩晚往花藥山寺浴其山則州城之南培塿竹木  
可周數百步其寺則居人山之中寺後有迴雁峯高可  
數百步俯見城邑其上<sub>上</sub>有面嶽亭北望衡山之陽有如  
屏展過陷池五里許至湯泉在澗底大如車輪熱不可  
搖手稍稍下流始可盥濯浸溉田畝流數里左右山徑  
偏側略無與人之地瘴清三溪亦有此泉渴飲猿鳥汗  
濯儂徭物同而其致異亦可歎也陷池過嶺少南下有  
清池隱出山腹泓澄可二十畝卽是也傳云昔有萬氏  
居此一日雷雨全家淪陷遂爲此池故當時有謠言當



陷萬家萬氏一家當之今歲旱則以牛數十淘攪其中  
或能致雨 柳之通惠禪師院有唐楊惠之手塑九子  
母一堂每軀自地坐立不以床具至於裝繪采飾皆以  
純色不甚華彩開戶懽然觀者皆以爲生動也嘉祐中  
大卿解程守柳率僚屬同觀程朴野士也見其生態俾  
具工以彩飾之又欲以俸錢作床坐而薦之以命主僧  
僧不從解怒欲加之罪僧曰喫棒不辭可惜壞了四百  
年手迹而損大卿好事之名解竟不能奪而止 馬默  
單州人氣幹老而不衰言廣西事甚詳熙寧中邕州未

陷覆常有怪異大蛇見若甕麓重八十斤食猪幾盡州  
衙廳前井中白氣干霄蝴蝶無數飛集林木上不久陷  
覆今復完葺然寺中泥佛手足常動城下鬱江舊渾濁  
上人云清則有兵今已清有二龜伏其下鱗甲可數  
曹谷能星歷數術言事如神爲王欽若作知命書云七  
十年中一一加弄珠灘上貴堪誇碧油幢下聞啼鳥千  
日徵還上漢槎欽若年七十二建節知襄州正得一千  
日召還又云周帀將臨王戌歲定鼎門前春色異一千  
日止少三還再入和羹宐盡瘁其後欽若判西京得七

百口再入卒于政府盡瘁謂卒乃壬戌歲也又云臨去  
尚猶聞禁漏異姓嘉名在史書王死在京是時夜漏將  
盡無子女壻張環主後事又與馮拯作書云太常樂闕  
都門遇雪拯葬在劉太后喪中不給鹵簿是日大雪  
鬼門一在山嶺上鑿石通路崖壁如削雖盛夏亦凜然  
寒涼 擬金山在水中嶺岫崛起有類金山自餘亭榭  
基址甚多竹木侵雲游者竟日乃可盡也

附柳學大成一則

宋王沂公父雖不學問而酷好儒士每遇故紙必綴拾

滌以香水嘗發願曰願我子孫以文學顯一夕夢先聖  
撫其背曰汝敬吾教何其勤歟恨汝已老無可成就當  
遣會參來汝家晚年果得一子乃沂公也因以會字名  
之竟以狀元及第官至中書侍郎門下平章事封沂公

畫壘集卷八

畫境集補遺

知不足齋輯錄

墓誌

游公墓誌銘

公諱師雄字景叔姓游氏世居京兆之武功曾祖永清  
 祖裕皆潛德不仕考光濟始為大理寺丞贈朝請郎公  
 為兒時不妄戲笑聞弦誦聲則悅而慕之授以書如夙  
 握筆為詩語已清拔年十五入京兆學益自刻勵蚤  
 暮不少休同舍生始多少之已而攷行試藝屢居上列  
 人畏敬無敢抗其鋒橫渠張載以學名家公日從之游

益得其與由是名振一時豪俊皆慕與之交宿望舊德  
爭相引重治平元年鄉舉進士第一筮中其科授儀州  
司戶參軍郡委公以學校公徙而新之士皆就業其後  
登科者繼踵丞相范公爲轉運使聞而薦之於是使者  
識與不識爭薦其能忠獻魏公在長安遣公督芻糧築  
熙寧寨及使相視葉燮會胡盧河定西三川之地復中  
利病魏公愛其才蔡挺帥涇原以公權管勾機宐文字  
熙寧四年遷德順軍判官時初議役法常平司以公相  
度秦鳳路公條畫甚多其後朝廷下陝西役法悉用其

說韓康公爲宜撫委公同提舉常平劉瑄往鄜延與主  
帥指議戰守之策初瑄欲自延州入安定黑水堡過綏  
平寨地逼賊境公疑其有伏請由他道已而謀者至言  
西夏嘗伏精騎數千於黑水傍伺其過掩之將詰以機  
事瑄驚曰向非公墮於虜矣趙高帥延安以公權管勾  
機宐文字夏人將擾邊時鄜延之兵與戰具悉爲保安  
囉兀二將所分據自延州龍安以北諸寨無屯備高患  
之公爲謀發義勇以守且聚石於城上以待寇夏人聞  
其有備乃引兵入麟州襲荒堆三泉而歸韓康公嘗遣

公按視囉兀城撫寧和市公言囉兀無井泉撫寧在平川皆不可守康公然之未幾撫寧果陷賊中囉兀終棄而不用丁母艱服除充鄜延路經略司勾當公事復從趙高之辟也熙寧七年河盜壞永寧關寧和橋商賈道絕河東之粟不入於鄜延有詔治橋甚急議者謂石岸險用力多非期以歲年不可就公往經度兩月而成人皆服其神速時旱甚高委公行諸壘振貸公使弓箭手漢番戶磨鎧運石浚溝完壁計口而授糧人無殍亡邊備因之以固八年王師征安南趙高爲宣撫招討副使

首辟公舍於同文館高方追奏稟不暇省文檄皆倚公以辨王韶爲樞密副使謂高曰幕中得士良可賀也軍將行聞父憂有旨給告百日復赴軍公可以終喪凡三被詔懇辭迺免高之行與主帥郭達議不協公憂其無功悉以書勉之其後皆如所料服除陞潁州團練推官秦帥呂大防辟充管句機宐文字朝廷命徐禧計議邊事禧持議不同大防遣公往條白禧悅其言留之數日邊議始合禧歎曰諸幕府如游君復何慮元豐四年王師問罪夏人轉運副使李察辟公勾當公事軍駐靈武

餽餉之計公力爲多陞忠武軍節度推官充涇原路經  
制司句當公事未幾以疾辭歸趙高帥慶陽再辟公管  
句機宜文字環慶當用兵之後扶傷補弊師壯民安皆  
公之贊畫高移延安范丞相代之畱辟事無巨細一以  
付之元祐元年改宣德郎除宗正寺主簿朝廷以夏人  
久爲邊患思有以懷來欲以四寨歸之未決執政以公  
習知西邊事召問之公曰四寨先帝所克所以形勢夏  
人者也上當守而勿失奈何輕以畀人且割地以紓邊  
患不唯示中國之弱將啟蠻夷無厭之求四寨旣予瀘

南荆粵如有請者亦將予之乎非特此也若燕人遣一  
介之使奉只赤之書求關南十縣之地者又將予之乎  
六諸侯割地以餌秦當時猶以爲恥安有以天下之疆  
盛而棄地以悅夷狄者哉因進分疆語錄二卷而主議  
大臣不聽卒棄四寨夏人夷其地而不有悔慢加前  
年春遷軍器監丞夏四月吐蕃寇邊其酋長青宜結素  
號桀黠熙寧中陷河州踏白城殺主將景思立者也元  
祐以來例行姑息因乘閒脅屬羌結夏賊爲亂謀分據  
熙河朝廷患之可使者與邊臣措置僉以公行公奏

以謂奉使絕塞兵謀軍勢閒不容髮俟中覆則失於機會欲如古者大夫出疆之事上允其請許以便定從事公既至謀知西夏聚兵於天都山前鋒已屯通遠境上吐蕃之兵欲攻河州鬼章又欲以別部出熙州公將先發以制之告於熙帥劉舜卿舜卿曰彼衆我寡奈何公曰在謀不在衆鬪知不鬪力此機一失後將噬臍儻不濟焉願爲首戮議三夕而後從之迺分兵爲兩道姚兕將而左破六通宗城斬首一千五百級攻講朱城斷黃河飛橋青唐十萬之衆不得渡种諲將而右破洮州擒

鬼章及大首領九人斬首一千七百級餘衆奔潰溺死者數千人洮水爲之不流遺鎧仗芻糧數萬於是夷

曰臣聞愴天威震皇武所以討不庭也今西夏授

弗謝輒陰援吐蕃鬼章結蠻構姦欲爲邊患臣與

合謀將義兵行天誅願陛下陷陣克敵斬

計生會元惡係送北闕下願戮尸藁街蠻夷邸

萬里書奏百寮班賀遣使告裕陵朝廷欲厚賞

者謂邀功生事必開邊隙甚則欲坐以擅興

止遷奉議郎賜緋先是青唐酋長來告主

阿里骨祕不發喪詐以爲嗣當立請封公  
殺董氈妻心牟氏囚溫溪心部族首

國以兵問罪於境上當然阿里骨以獻  
以安國人主帥未納公方使而聞之喜曰  
以利害上於朝且曰若遣趙醇忠於青車  
氏世受封爵則西方可保百年無變矣會  
事遂寢出爲陝西轉運判官行郡邑則老  
里則親勸農桑新驛傳四十餘區輪奐之  
自周秦已來古迹之堙沒者皆表之以示後

山道爲坦途便熙秦之飛輓長安之北涇陽櫟  
千里而水不浸灌公教民浚溝洫引涇渭之流  
田數千頃自陝以西水利之興者復萬餘頃民  
熙河地不種粟粟由它道往者常高其直而後  
亦病於無草公以粟與農具給漢蕃民  
之法不數年所收富於內地又課邊人種  
其後公私材用皆取足焉五年移秦鳳等  
公事遷承議郎加武騎尉完郡縣之獄且擢  
獄箴使置之坐右朝夕省觀盡心於聽訊買書

六知不足



者開大散關路利巴蜀之行人自朝廷棄四寨上  
河與真人分疆至是未決命公往視之具利害以  
是形勢之地皆為我有六年夏賊寇涇原復入熙河  
掠甚衆公上疏曰元豐以托土為先故進築之議各  
祐以和我為務故進築之議廢今蘭州距賊境一里  
通遠軍不及百里又非有重山複嶺為之限障犬羊之  
勢得以潛窺而輕突邊民不安其居者屢矣宜自蘭州  
定遠城東抵通遠軍定西城與通渭寨之間建汝遮納  
迷結珠龍三寨及置護耕七堡所以固藩籬使寇至而

不可犯此邊防無窮之利也疏入不報公又論士民之  
親死而不葬寓骨於佛舍歲久暴露於風教有傷宜立  
法以禁之其貧而死者願委郡縣給閒田以聚  
葬如周官墓大夫之法又言州郡奏疑獄下其案於刑  
部大理寺往往歷歲時而不降淹獄緩刑宜有以督之  
又上從法廿條朝廷多行其說七年召拜祠部員外郎  
言天下祠廟多頽弊春秋薦享牲瘠酒漓非所以敬鬼  
神嚴祭祀也願申戒州縣改工部員外郎鄜延闕帥上  
欲用公御延和殿論宰執上三問不荅既而對以資淺

姑再使以待之廼除公集賢校理權陝西轉運副使同  
列欲變民租爲錢意在取羨餘以獻公面折之曰五路  
宿兵以待餉反令輸錢錢可食乎借若帑藏盈積而倉  
廩空虛邊陲有警師徒霧集君能任其責耶同列無以  
應內州兩稅支移於邊者民常以爲病公爲奏曰在昔  
邊士不耕仰粟於內故設支移之法今沿邊之粟旣多  
糴之軍食自足定令內州稅戶隨升斗計地里輸脚乘  
錢以免支移之勞旣可以休民力又可以佐邊用公私  
便之九年遷朝奉郎加雲騎尉以疾丐郡有旨免按行

以自養猶上章堅請乃召赴闕上謂輔臣曰有自西方  
來者言游師雄已安旦夕當至矣輔臣初皆不知及將  
陛見班當第四御筆陞班第一旣賜對上顧謂曰知卿  
所苦已安殊可喜也公方謝上文曰洮州之役可謂奇  
功恨賞太薄耳公對曰平黠羌執醜虜皆上稟睿算臣  
何力之有焉叨被寵光實已過其分矣但當時將士奮  
命力鬪而其勞未錄此爲可惜因陳其本末又奏元祐  
中嘗議築汝遮等寨上皆然之復面諭公將付以邊閫  
公辭以疾乃除衛尉少卿上數問公邊防利害公卽具

慶歷以來邊臣措置之臧否廟堂謀議之失得及今扞禦之切務凡一十六事上進曰紹聖安邊策紹聖二年懇求外補以公知邠州未幾改守河中府時河中久旱公入境天卽大雨民皆歡謠又自中條山下立渠堰引蒼陵谷水注之城中人賴其利三年春遷直龍圖閣權知秦州兼權發遣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加飛騎尉方及境被旨攝帥熙河時夏賊寇延州塞門寨諸路皆屯將兵於境上以防不虞久而未罷公至則命解嚴徹備以休士卒已而虜亦不犯人皆服其持

重西鄙自破洮州之後如于闐大食拂林遼黎等國貢奉般次道常不絕朝廷憚於供養抑畱於熙河限二歲一進公奏曰夷狄慕義萬里而至此太平之盛事漢唐欲之而不得者今抑之使不卽朝於闕下恐非所以來遠人也朝廷從之於是異國之使接踵於中都焉夏五月朝廷遣使與熙河涇原秦鳳之帥合謀以制夏國使者銳於成功意在討擊公以謂宜且進築城壘以爲藩衛席卷之師未可輕舉因上疏論列不報而使者日持攻取之說以迫公公度不可其事迺三上章求引避六

月被命還秦再求內郡移公知陝州其後使者悟攻取之難卒用修築之議如建汝遮寨金城關皆公已陳之策也四年自陝及雍大旱公日夕齋戒禱而已而霑濡境內獨豐民無流徙而旁郡餓殍相枕於溝瀆陝當西道之衝兵民繁夥使傳旁午爲守者憚之公撫治有經應接多暇不見其勞擾居無事時常親至學舍執經講問以勸諸生七月六日以疾卒於治享年六十公初寢疾有星殞於州宅思邵堂下光燄炯赫不數日而終人咸異之公娶張氏承務郎程之女封仁壽縣君賢淑有

婦道先公六年卒子八人靖前河南府左軍巡判官管句書寫秦鳳路機宐文字竝議竝竦皆舉進士端翊邵奴早夭女一人適前蔡州遂平縣尉李圭孫男四人孫女一人尚幼以其年十月丁酉葬於京兆府武功縣西原鳳凰岡之先塋以仁壽夫人祔焉公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藏於家公幼喪母東陽縣太君習氏惇然悲啼人不忍視及侍繼母江陵縣太君楊氏尤以孝行著於里中嘗侍疾衣不解帶者累月旣執喪毀瘠過制朝請君歿於延安公被髮徒跣躬負其襯而歸行路爲之

傷惻友愛其弟師韓甚篤嘗遇明堂推恩不奏其子而以師韓爲請朝廷雖不從而人皆義之不喜聚貨財廣田宅爲子孫獨以調給親舊爲心族人生無以贍死無以葬者皆賴故卒之日家無餘貲從宦二十餘年率常在邊塞其蕃漢情僞將佐才否以至熟羌生界住坐山川險易種落族姓靡不周知拊循勞問下逮孩幼故遠蕃之人莫不懷附及攝鎮洮羌人歡呼爭迎於境上比其去漢蕃士卒泣訴於走馬承受曰爲我聞朝廷使公且留此所至民尤愛戴其歿也陝民號慟如喪

其所親而蒲人之哭奠者相屬於路羌會邊卒舊將故吏多繪公之像而事之者其後干闥之使入貢必過公之墓而祭之其得人心如此公恢廓敦大不事邊幅齋然莫窺其涯遇人接物未嘗忤其意至於論當世事則毅然正色辭勁而不撓雖人主前亦不阿合左右方恐懼而公言益鹽鹽臨危難不顧其身嗚呼才猷器識度量風稟瑰奇卓絕如是而不得盡所蘊焉可不爲惜哉

銘曰

游本姬姓吉興於鄭元魏靖侯儒風聿修悠悠千禩典

刑孰繼疑生陝州文武之器又則華矣其武伊何矢謀  
於軍書勞實多在昔熙寧鬼章方命先帝不誅以待嗣  
聖嗣聖繼明公初請纘指蹤將士機發雷霆既破洮州  
執醜虜告慶廟陵百寮蹈舞窮髮鬼區警我皇武相  
功焜耀海寓柔輅關隴剖竹將關省曹卿寺出入  
以利國仁以愛民其所施設同風古人憬彼夏  
西境公提將符嶽立山挺忽徙一邦志不獲騁  
羊尚保要預大勳不遂非公獨然廉頗去趙樂  
惟有令名炯如星懸刻名幽宮萬世哀焉

京兆安民安敏姚文安延年摸刻

嘉慶甲子正月二十日舟次雙林依石本錄補

詩六首

紈扇

紈扇本招風曾將熱時用秋來挂壁上卻被風吹動  
蒙齋筆談

次長蘆

炎荒往返正三年重過長蘆古寺前萬里風波行欲盡  
停車南望一潸然  
輿地紀勝

板子磯

石上紅花低照火山頭綠篠細含煙天生一本徐熙畫

祇欠鷓鴣相對眠

太平府志

呂子固挽詞

大塊分勞逸唯言獨不均險夷安若性金石想為人萬

卷書奚託重泉恨莫伸誰知丞相子天地一窮民

侯鯖

錄

霸王別虞姬

垓下將軍夜枕戈半夜忽然聞楚歌詞酸調苦不可聽

拔山力盡將如何將軍夜起帳前舞八千兒郎淚如雨  
臨行馬上復何言虞兮虞兮奈何汝

虞姬答

妾向道妾向道將軍不要為人患坑却降兵二十萬懷  
王子孫皆被誅天地神人共成怨妾向道妾向道將軍  
莫如敬賢能將軍一心疑范增當時若信范增計將軍  
早已安天下天下安定在一人將軍左多奸臣受却  
漢王金四萬賣却君臣與妾身妾向道妾向道將軍不  
肯聽將軍莫把漢王輕漢王聰明有大度天下英雄同

駕馭將軍惟恃拔山力卽此悲歌猶不悟將軍不悟兮  
無如何將軍雖悟兮爭奈何賤妾須臾為君死將軍努

力渡江波

二首見張氏可書

張知甫云張芸叟居長安白雲寺作霸王別虞姬虞  
姬答霸王二歌題于僧舍壁間僕因過錄之後自關  
中回則壁  
已頽矣

此詩見於晉書卷之六十五  
張知甫云張芸叟居長安白雲寺作霸王別虞姬虞  
姬答霸王二歌題于僧舍壁間僕因過錄之後自關  
中回則壁已頽矣



